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一百七回 逞嬌癡情抗旨卻婚 仗不爛舌婉言開導

江上秋潮拍岸生，孤舟夜泊近三更。朱樓十二垂楊遍，何處吹簫伴月明。

話表李廣見洪氏王妃並無嫉妒之心，自然歡喜無限，惟慮驪卿不肯見允，故又可慮。洪氏王妃口呼：「君侯又有何慮？」李廣口呼：「卿卿焉能知道，只因驪娘決絕不允，卻也奈何不得。雖有范相在天子前答應，若是驪娘仍然執一，孤豈不要……。」說至此，下言頓住。洪王妃見他面上一紅，隨笑曰：「君侯之意，妾已深知，不笑驪娘執一之見，卻笑君侯未免太癡驪娘。既是女子之身，又是天子賜婚，當著眾人豈能遽允，難得范相有此一語，他便可順從君侯。若要早畢良緣，鬚面求范相，包管君侯去了相思之病。妾之謀必成，但事成之後，喜酒當讓我痛飲一醉，不可稍吝。」李廣聞言，笑曰：「承卿之謀，感卿之賜，豈但喜酒，我必駕幃長跪，以謝卿之恩德。」洪氏王妃不由粉面一紅，啐曰：「誰要你長跪謝我，倒是多謝驪娘才是。」言畢，二人出寢室，往中堂侍膳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，李廣瞞著眾人，去求范相，預擇元宵前後迎娶，范相亦滿口應承。暫且按下。

再言雲璧人回至府中，將聖上之諭細與母親訴了一遍。雲太郡心中歡喜無限。次日即令璧人往范相府，催促范相往勸驪娘，卻好璧人來時，正是李廣去後。范相遂將李廣之意告知璧人，璧人聞言甚喜，遂告辭回府。

范相又過了一日，便到楚雲府。此時楚雲正是滿腹牢騷，無處申訴，忽見書童通稟范丞相到府。楚雲聞報，出書房迎接，見范相已走進書房，相見已畢，坐定，小使送上香茗。范相將茶飲了一口，把茶杯放下，便向楚雲口呼：「甥女，愚舅此來非為別事，但是昨日聖上將你賜婚李廣，命我為媒，今日特來相問，甥女意在何時令李廣前來結吉？我好覆旨。」楚雲聞言，將眉頭一蹙，口呼：「母舅，甥女雖蒙聖上賜婚，並未十分強迫，且天子已允甥女自主，何待母舅覆旨？李廣也無須擇吉。母舅此來，在甥女觀之，似覺吾舅過於多事。」范相聞言，大笑曰：「你出此言，不通已極，竟說出這背理之言。你本是巾幗中奇女子，說出背理之言，反成了名教中的罪人。賢甥女你不可過於執一，自古男有室而女有家，古來大禮。父母之命，固難推卻，何況君王之命，焉能可違？若謂繼母之恩深重未報，你於歸李廣之後，再報深恩也不遲。若竟這樣顛倒陰陽，試問你有何益處？你若回思過來，我好往李府令他擇吉迎娶。又是上不違君親之命，下亦隨夫婦之道，賢甥女你不必猶豫了。」言罷大笑。楚雲此時羞愧無地，只得勉強口呼：「阿舅責備之言，甥女豈不明白？但甥女有三件疑難之事，因此不能從命。第一件，甥女從死中求生，若無繼母撫養，安有今日？一旦拋卻繼母，竟賦於歸，繼母依靠何人侍奉？又難使他老回歸鄉里，令他老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此其一也。第二件，錢氏瓊珠在昔日將錯就錯，甥女忍心害理，迎娶為妻。今時甥女另適他人，難道將他撇下，亦斷無使他再行婚配之理。因此甥女理應同他白頭相伴，守此空閨，作一對有名無實的夫婦。若說第三件，卻更難極了。素日甥女自負英豪，與那眾同盟朝夕詼諧嬉謔，忽然於歸李廣，怎能減眾同盟嘲笑？況且李廣已早賦夭桃，閨中自有齊眉之婦，又何須甥女再去於歸？有此三件，試問母舅代甥女設身處地想想，甥女可能於歸否？好在聖上雖有旨賜婚，並未逼迫。而且聖意有言，如有為難之處，著甥女奏陳，無不准奏，可見聖上分明准甥女喬裝一世。今日阿舅到此，莫非重受李某之托，代他作一說客？尚望阿舅轉告李某，請他將這件事及早收心，今生休想結婚，以待來生再修前好便了。」范相聞言，面帶不悅之色曰：「甥女所言都是荒唐無理之詞，怪誕不正之語。若謂欲報繼母之恩，應當及早於歸，他日生兒，便可繼立楚氏宗嗣香煙。否則在於楚氏族中，檢其賢能之子，立為宗祧，方是報恩之道。若照爾言，雖守爾繼母終身，不過只顧眼前私情，卻令楚氏香煙斷絕，非惟無益，卻又害之。吾不知爾所謂報恩者何在？至於錢氏女郎，爾既知誤他終身，趁此之時，應代他早覓門當戶對匹配與人，否則同歸李廣，也可白頭相伴。既已誤之於前，豈可誤之於後？若謂香閨共老，守夫婦之名，這真是誤他終身一世了。吾又不知甥女所謂誤彼終身何在？至第三件，更覺可笑。同盟取笑事小，違旨之事最大。昨在朝中強辯，聖上面帶不悅，我恐你強言頂撞，致觸聖怒，故此竭力轉圖，代作調停之計。我今前來相勸，是為甥女一片好心，那知甥女不明此中之理，反說我受了李廣之托。難道李廣許了我多少謝儀，我便甘願前來代他作一說客？豈有此理！你堅執不允，我也無可如何。但我有一言不得不說，但憑甥女之便。天子為一國之尊，那有臣背君言之理？況且甥女之欺君大罪，已蒙聖恩寬大，一概赦免。更且天語褒嘉，御賜於歸李廣，天恩洋溢，應如何感激涕零？此等大事，反要泥於小節，顯背綸音。天子雖未嘗與爾苛求，是念爾有功，不忍遽加罪戾。若執意推三阻四不允，吾恐天顏不測。一經震怒，不但甥女加罪，且累及母、兄，就便楚太王妃也難免獲一抗旨大罪。到了彼時，試問你是遵旨的好，還是不遵旨的好？若遵旨竟是不懷德而畏威，豈不令天下嗤笑？若仍不遵旨，不但身死無名，且累及你生母、養母並你胞兄等問罪，那時你心何忍？我言已盡，甥女是聰明人，你將我這番話細細三思，究竟孰非孰是？我且回去，改日再來聽信。」言罷，出書房回府而去。楚雲相送。

楚雲回到書房，將范相之言思想一回，忽然大悟曰：「非母舅金石之言，我楚雲死不足惜，必累及我母、兄於無辜。雖然如此，實令我左右作人難。還是應允否？」想了一回，便帶愧含羞走入上房，將范相所說之言，向楚太王妃訴了一遍。楚太王妃聞言，點頭不已。長歎一聲曰：「為娘想來，你母舅之言，真是仁至義盡。你不可任己之性，違背聖旨。若謂捨不得為娘，兒既與李廣偕了伉儷，為娘雖非爾之生母，想李廣不能不認我這岳母。既認我為岳母，他便成了半子，我也有了依靠。至於錢氏，也應代他早擇良姻，免致誤他終身。若能同適李廣更妙，否則當另覓相宜，以畢良緣。兒呀！務須遵娘之言，不可偏見，致於獲罪。」言罷，淚流不已。楚雲見太妃如此悲痛，不由一陣心酸，流下淚來。楚太王妃便命楚雲退出，楚雲也就退出，回轉自己房內。